

列傳

諸臣

高麗史

沈德符
鄭善書

五十六

其二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九 高麗史一百十六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沈德符

沈德符字得之寧海府青島縣人父龍吏曹

正郎德符忠肅末蔭補司醞直長同正恭愍

朝累遷判衛尉寺事卒禍初除右常侍陞禮

儀判書拜密直副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出為

西海道元帥進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贊功

臣號尋判司事轉知門下事復為西海道元帥與羅世等擊倭于鎮浦獻捷禍厚加賞賜久之拜贊成事時遣使如

京師獻歲貢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禹堅犯令斬以徇又出為東北面上元帥遇倭賊于北青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倭又寇端州德符與戰敗績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德符與知密直洪徽密

直副使安柱青州上萬戶黃希碩大護軍鄭
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
先遁唯德行突陣獨入中梁而隨賊欲復刺
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
馬以授德行轉戰出陣於是德行軍亦大敗
賊勢益熾我

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
在七十步許

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

汝等觀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
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免
兜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

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

李太祖碑磔螺也

太祖卒上護軍李豆蘭敬自高呂判衛尉寺
事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崔景李玄景
河石柱李柔全世韓思友李都景等百餘騎
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為

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為一屯

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

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槎

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

李太祖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

酋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

太祖曰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

英珪等引致之賊先鋒數百追來

太祖陽北自為殿退。中伏入遂回兵親射賊
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德等馳擊
之。伏兵又起於是。

太祖身先士卒。單騎衝突賊。後所向披靡。出
而復入者數四。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
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徒奔潰。官軍乘
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野。塞川無一人得脫
者。是戰也。女真軍乘勝縱殺。公與士論賊
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

佛山亦盡擒之禍攻遼德符以西京都元帥
行泣我
太祖回軍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僕長壽成石磷
趙浚朴歲鄭道傳議曰禍昌本非王氏不可
奉宗祀又有
天子之命當廢倣立真奉定妃教放昌于江
華迎立定昌府院君瑤是為恭讓王即位之
夕王塔姜淮季父蒼入謂王曰諸將相立殿

下者只欲圖免己禍非為王氏也殿下慎勿
親信思所以自保王壻禹成範侍側聞之告
其母尹氏尹氏逆兄紹宗聞之以告九功臣
九功臣言於王曰殿下甫即位讒言遽入臣
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即罪臣等若以
臣等黜偽姓復立王氏為有功於宗社請罪
讒人使上下無聞為王顧左右默然九功臣
俯伏良久而退尋賜忠勤亮節翊贊佐命功
臣號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都

評議使司事吏曹尚瑞司事領孝思觀事兼
八衛上護軍領徑從事封青城郡忠義伯賜
中興功臣錄券教曰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
者勸之以賞若稽古典自有成規卿秉志忠
勤飭躬庶簡用舍隨時安危注意適時通變
善應兵機人用衆從惟其所令乃能諭群帥
於危疑之際回大軍於險阻之中而使權姦
摧沮狂謀

中國復修舊好尹承順回自京師

帝青木國以君位絕祀雖假王氏以異姓為
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守門下侍中

李

大祖
舊漳

與卿共謀相與徇義忘身坐定大義

天命所在人心亦隨朝布不驚兵革不用異

姓之禍不日而除邦國之基既傾而再平王

氏之祀已絕而復續在昔平勃之安劉漢秋

張之復李唐雖時異而勢殊諒志同而氣合

功在社稷澤及生民余推仰成嘉乃在續位

上卿而極備息數告祖廟而指誓山河立國

圖形鐫碑頌德崇加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
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銀一錠馬一匹
卿其永肩乃心以輔德予王將幸長湍觀戰
艦臺諫上既諫止之王遣人問德行曰今日
之舉將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止
也王決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
曰臺諫之言不可拒王勉從之又下教錄曰
軍功賜田西京千戶尹龜澤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與侍中沈德行判三司池湧

奇等謀將害

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令其

鎮撫前密直副使曹彥郭礙前判書金兆府

前判事魏种張翼與裕等勅麾下兵將害

太祖以其言密告德符裕德符族姪且麾下

鎮撫也德符怒下裕獄語在宗衍傳

太祖白王曰臣德符同心奉國與本無猜貳
趙裕之事必虛妄請勿鞠令我二臣終始保

全王將釋之德行聞之大驚泣請曰裕辭連
於臣今若不問則臣之不與謀何以辨之請
與裕對鞠王召德行入德行不顧而出步至
巡軍自請繫獄王命知申事同開召之德行
乃進謝王命釋裕憲府上既請將裕龜澤對
置王命評理朴盛同臺諫治鞠裕初不服盛
欲先拷訊龜澤執義柳廷顯曰先鞠告者何
義也盛变色默然乃拷訊裕裕服絞殺籍其
家憲府又劾德行遂囚彥璇兆府种翼于獄

皆杖百遠流罷德符又流湧竒等臺諫交章
曰德符為國首相乃令趙裕金北府等姦兇
之輩掌其兵權以致禍萌欲掩裕罪輕自就
獄取笑於人又不從判旨累日擁兵不放無
人臣之禮今麾下皆已服罪德符尚在國中
人相疑忌禍不測可願殿下竄之遠方以絕
國人之疑以杜禍亂之萌連日伏閤因請乃
流德符于兔山明年起封青城郡忠義伯復
拜侍中從世子如京師諫官以德符獲罪未

久上疏止之不聽加賜安社功臣號後與守
侍中裴克廉等上疏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
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罷新
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學教授官資贖楮貨
庫人物推辨都監東西遞運所水站及戶口
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法又諸司
有受粟事皆直報都堂勿隸六曹尋辭職改
判門下府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李琳

李琳固城縣人父濤監察大夫琳恭愍朝累
官密直副使辛禍時陞判司事禍弒琳女丹
為謹妃封琳為鐵城府院君琳母李氏為三
韓國大夫人妻洪氏為下韓國大夫人琳好
佛嘗欲往慶尚道四佛山寺禍以國舅不可
輕出止之華藏寺僧覺然自稱得道雖達官
亦惑之婦女至集醜聲流聞憲司鞠之素敬
信者皆惜之琳尤痛立門外大叫曰此僧有
何罪耶辛昌時拜門下侍中命劔履上殿贊

拜不名琳乞解職不聽恭讓即位金仔逸安
烈之獄起辭連琳及子貴生沆遠地遣執義
南在等鞠之諫官尹紹宗等上疏曰今見慶
尚道都觀察使金湊執義南在判事孫興宗
獻初成傳霖等因鞠李貴生獄詞云去歲十
月為仁烈先到邊安烈家貴生隨父琳繼至
安烈謂琳曰今李乙珍李庚道郭忠輔等害
侍中

李

太祖
舊

然後仁烈與王安德禹洪壽等往驪

興迎辛禍誅已定矣仁烈不言微笑其情固
當鞫問貴生之言明白與臣等前所論奏金
仔之言如出一口仁烈安德洪壽等實於安
烈欲立辛禍絕我王氏之罪天地所不容祖
宗所不宥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殿
下既不私安烈而誅之仁烈等三人尚未就
誅反側之禍甚可畏也請將仁烈安德洪壽
明正典刑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而懲萬世亂
賊之黨既上留中不下臺諫交章上既曰伏

觀宣諭聖旨高麗中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
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
謀此則皇帝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
一天下而明睿所照知我外國之事如見肺
肝其天下之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懷諸
侯繼絕世之義亦至矣今侍中

李

太祖
舊

素蘊忠義常腐心於偽朝而不敢發

及辛禍狂妄日甚遂有攻遼之舉崔瑩主之

侍中

李太舊祖力沮不得行至鴨江舉義回軍退禍

黜瑩而議立宗親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李

琳之親謀於李穡立禍子昌則

李太舊祖之忠憤益切矣及見

宣諭之語慨然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

義定大策奉殿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

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欲專政因寵詐以辛毗
之子禍為玄陵所御宮人所出立之而以其

族弟李琳之女妻之其後曹敏修李福共立
子昌邈安烈李琳李貴生鄭地禹仁烈王安
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害侍中

李太舊祖漳欲絕我王氏之祀幸賴宗社之靈免
謀不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豈惟侍中

李太舊祖漳不得免禍王氏宗親亦無遺類而殿
下之大事去矣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逆也安烈雖伏誅而其餘逆黨未
正鐵鎖故臣等上既請罪殿下不唯不允反

加廢獎書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大興中
興初改之累也古今人主優柔不斷以致禍
亂者甚多臣等大為殿下措之臣等所言只
為社稷殿下所重未知何事殿下儻省此輩
恐三韓之人心妯娌之私窺殿下也又恐
天子謂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伏望殿下斷
以公義將李琳貴生鄭地仁烈安德洪壽元
庠乙珍庚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
清明亂臣賊子知所戒矣不報臺諫復既曰

法者天下古今所共公非一人所得而私也
是故願理之君有罪者雖至親必罰有功者
雖仇怨必賞周之管仲成王之非父也將危
周公而見誅漢之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
謀霍光而赤族是皆以公滅私為國不顧家
者也彼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王昭帝則周
漢歷年之久亦未可期唐之張柬之等五人
忠義社稷之臣也中宗以其推戴之力入紹
正統灼知武三思之罪逆而帝於私意優柔

不斷身使忠義功臣東之等五王皆不得保
其首領尋亦不自免此以私滅公知有家而
不知有國者也千載之下惜中宗之不斷恨
五王之失計也我玄陵初改之義殿下所親
見也及其末年遠忠直近佞邪而賞罰失當
遂使功臣無一得全卒致十六異姓年之禍
今
天子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以一
驛丞之故拔盡親王之髮以謝天下

天子之尊而不得赦其子者誠以法者非一人之所得私也戊辰回軍之後諸將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主將沮衆議謀於李穡李琳而立昌李穡既與敏修李琳共謀立昌又謀迎禍此二人者世為王氏之臣而又為大將大儒宜其首倡大義以圖興復願乃沮衆議而立異姓則其為祖宗之罪人三韓之世讎而謀逆之罪甚明矣權近貴

天子復立王氏治中路私折預知察旨不付

都堂先示李琳則其欺

天子肩王氏黨附異姓陰謀不軌得罪於祖

宗亦大矣李琳李貴生李乙珍鄭地禹仁烈

李庚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與逆賊邊安

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辛禍凡謀殺大臣者

尚且不宥况立擁異姓使我列聖之靈永不

血食者乎倘使逆謀得遂則殿下何以成中

興之業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然則此逆黨

者非列聖子孫所共戴天非王氏臣子所共

立於三韓之地上者也願殿下為三韓社稷
慮為萬世子孫訃斲以大義明正其罪王召
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既已
罪之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遂徒淋于鐵
原穡于咸昌地于橫川貴生于固城流仁烈
于清風杖乙珍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切庠但
聞安烈言皆原之臺諫復請曰罪莫大於反
逆天下萬世所不可赦者也邊安烈潛圖不

軌欲殺大臣迎辛禍以逞其欲臣等上疏請
鞫其黨殿下命申孝昌朴為生鞫李乙珍乙
珍云李琳李貴生鄭地李庚道元庠實與其
謀又命臺省巡軍鞫之貴生明言謀逆之狀
問李琳則云與貴生因而殿下皆宥之或及
廢之或止杖之遠竄者或徙近也或有削爵
而置近境者或有不削爵者等為逆黨而罰
之不同有如是大失刑政之公矣將見紀綱
不振讒佞日盛兇逆得志爭臣杜口忠良缺

望而危亂將至中興之大業尾解矣琳貴生
與逆魁安烈潛圖不軌其狀已著禹仁烈與
琳貴生往安烈第其同謀之狀明矣安烈欲
使仁烈王安德禹洪壽迎辛禍人固多矣而
必使三人迎禍則其與謀也必矣仁烈素無
節行阿附仁任安德賞緣軍功並至將相殿
下反以此二人為有。而加爵賞功何哉洪壽
於辛禍時忝掌機密頗有不慮之誚惟承家
蔭驟至卿相乙珍庚道福愚無知拔身行伍

濫稱軍功以盜爵祿今皆為逆賊之腹心首
居刺客之列豈可杖之而已乎權近私折天
朝復立王氏之盜先示逆黨以趣逆謀罪固
不容誅矣曹敏修秉主將之權沮衆議立異
姓李穡為世儒宗於復立王氏之議固當悅
而從之乃反沮之皆王氏祖宗之罪人也鄭
地元庠與謀之狀已珍已明言之亦豈可不
辨而遽捨之乎願殿下深慮萬世子孫之計
明正其罪以副三韓臣庶之望命配琳貴生

敏修穡仁烈地近乙珍庚道安德浩壽庠等
于外諫官再上既力爭不聽臺諫復交章曰
向者邊安烈畜積於革私田及至禮部咨文
之來欲盡滅王氏以固辛氏乃與李琳禹仁
烈王安德禹洪壽李貴生等潛謀不軌以李
乙珍李庚道為刺客欲忠良以謀亂國家害
若其計得行則王氏之興中其可望乎今反
加逆黨以官職而氣異之是勸萬世大逆不
軌之黨也侍中

李^猷祖才兼將相心在社稷隣敵畏其威中

原慕其名國之存亡實繫是人若非是人殿

下何以成中興之大業太祖列聖三十一代

在天之靈何以享殿下之孝祀乎今若不去

逆黨漸使得志則臣等恐社稷之忠臣必為

唐室之五王未免逆黨之中傷矣奈何殿下

以姻婭之故曲法赦之乎乞明正典刑以戒

後來不聽臺諫復上疏曰大逆天地之所不

容人倫之所不赦故仲尼作春秋而誅亂討

賊必先誅未發之禍心况其已著之大逆乎
殿下既為太祖之神孫則安烈之黨殿下之
世讎也國人明知其罪而殿下宥之則殿下
亦祖宗之罪人矣柰何以姻婭之故聽信讒
言宥此逆黨遂使儉邪之輩得志之內忠義
之臣解體於外乎凡謀逆者先植黨與而後
敢於為惡未知殿下以謂安烈無黨與而獨
謀乎伏願殿下剴恩正法明置琳等典刑又
不允彛初獄起繫琳清州尋以水灾免憲司

又言不可輕赦不聽尋宥琳及貴生卽舍許
應等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姜仁裕
王興申雅等常在偽朝憑恃女親毀法亂紀
悉皆流竄尋蒙恩宥完聚京都無所懲戒請
下憲司屏諸遠方王從之流琳于忠州仁裕

豐州興清州雅全州琳病死貶所子貴生茂

生

王康

王康宗室既屬恭愍二十年應舉中會試康

於儕輩年最少王召見謂曰判官曹崇禮進
士同安仁老成儒者尚未中第况此少者乎
必做手也使寫會試策題不克王怒停殿試
命自今年未及五歲者毋得赴試踰數月覆
試賜同進士第補成均直學累遷江寧府丞
辛禍立授典理摠郎遷成均祭酒尋為西北
面安撫使安集郡縣流離人物恭讓朝拜判
典農寺事出為揚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體察
使兼防禦監鐵使尋轉禮曹判書陞密直副

使兼揚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都體察使鹽鐵
漕轉招討營田繕城事教曰國家中遭否運
偽主昏淫權臣貪暴紀綱大壞加以倭寇陸
梁州郡凋瘵漕轉不通倉庾虛竭撥亂之後
思得才能以革舊弊堂臣薦卿以任海道不
數年間果有成效簡鍊戎兵而島吏遠道轉
輸糧餉而國用不竭予嘉乃功今委以三道
都體察使以摠水陸之事其軍吏有功者具
名以聞予將擢用奉詔以上申請科累三品

以下聽卿專斷康屢運三道軍須稅貢都堂
必設宴勞之康以利國為己任務盡魚鹽之
利錢貨之入鉅萬計國家賴之康侵牟海道
民多怨且時謂康為聚斂之臣康獻議曰楊
廣道恭安瑞州之境有炭浦溢南流至興仁
橋百八十餘里倉浦自北流至葦堤城下七
十里二浦間古有浚渠處深鑿者十餘里其
未鑿者不過七里若畢鑿使海水流通則每
歲漕運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請始役

於七月終於八月於是發丁夫浚之石在水
底且海潮往來隨鑿隨塞未易施功事竟無
成康嘗舉前牧使呂稱為副使將代己任人
以劉晏之徒目之

朴葳

朴葳密陽人初補 達赤辛禍時為金海府
使擊倭于黃山江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
六衆又倭賊五十艘至金海南浦榜示後來
賊曰吾輩乘風利泝黃山江直擣密城葳偵

知之設伏兩虎將舟師三十艘以待之賊見
榜一艘先入江口伏發葢亦突至遮擊賊狼
根自刃投水死殆盡時江州元帥張克廉又
與倭戰賊魁霸家萬戶著大鐵兜臺磬至手
足皆甲令步兵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濤而
止我軍迎擊斬之報至慶賞葢克廉甚厚後
為慶高道都巡問使斬倭十四級禍攻遼葢
以元帥行泛我

太祖回軍復為慶高道都巡問使與安東元

帥崔鄴擊倭于尚州中年縣破之賜弓矢保
改又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又以戰艦
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及傷片廬舍
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
杰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辛昌下教獎諭
曰我朝昇平日久武備稍弛肆致島倭恣為
寇掠迄今四紀擾我三陟國家唯務守禦將
帥尚稽徂征而卿發憤于懷伏羲而往凌不
測之鯨波覆積年之蟻穴室廬船艦盡為煨

燼俘虜人民得還鄉園足以雪國家之恥足
以復臣民之讎捷報初來予心寔喜今遣門
下評理徐鈞衡賜卿衣領鞍馬銀錠等物歲
上箋謝時人以為盛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
獲尋改都節制使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
後以判慈惠府事送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知門下府事封忠義君
賜功臣錄券及厩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
五端教曰卿以寬弘之度豁達之資逢時展

才委身鞅掌其處事之敏衛上之忠玄陵稱
之四為守令三鎮南服寇戢民安蔚有聲績
才超耿賈之儔勇在開張之右城于州而金
湯之利始驗劍其船而海道之警悉除載惟
對馬之役有光辛巳之征

天子責立異姓為王卿與守門下侍中

李太舊漳祖首倡大義推戴寡躬以安邦家之基

以定君臣之分嘉乃丕績曰篤不忘追崇祖
考之號仍加世宥之恩錫之田土副以臧獲

卿其膺此異數益勵忠誠金宗衍之徽起辭
連歲流豐州尋錄回軍功賜錄券及田自此
以後入 本朝

李豆蘭

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真金牌千戶阿
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為千戶恭愍時豆蘭遣
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
我

太祖屬麾下卒禍時遠潘草賊四十餘騎侵

掠端州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蠡青州上萬
戶黃希碩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
六人餘皆遁胡拔都來寇端州副萬戶金同
不花內應盡以貨財故後陽被執蠡希碩等
累戰皆敗時豆蘭以母喪在青州

太祖使人召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朕
在家其脫袞浚我豆蘭乃脫袞拜告哭天佩
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平豆蘭為前
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著厚鎧三重繫紅褐衣乘
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留其士卒拔劍挺身馳出
太祖與單騎拔劍馳進揮劍相擊兩皆閃過
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即
又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

至

太祖繼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時判書
金世德妻尹氏寡居數年有穢行其母以嫁
前洪州牧使徐義繞數日尹氏惡義而出之
憲司劾之遣卒守其家李仁任等受尹氏厚
賂謀欲寢之謂豆蘭屢立邊功以尹氏妻之
拜禮儀判書又從
太祖大敗倭賊于咸州免兒洞賜宣力佐命
功臣號拜密直副使攻遼之舉從
太祖回軍尋商議同知密直司事會議都監

事辛昌立授知司事恭讓即位錄回軍功賜
錄券土田陞密直使與張思吉擊倭于西海
道進知門下府事司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
以後入本朝

南閩

南閩宜寧縣人性豪邁無檢束自幼好奇詐
辛禡時補社稷壇直時倭寇大熾三陟郡城
小且危國家難其守閩自薦知郡事既到郡
賊猝至閩辛十餘騎閉門突擊之賊敗走召

授司僕，正禍攻遼，從我。

太祖至威化，集與趙仁沃等獻回軍之議，且
密謀推戴，以

太祖嚴謹，不敢發言。既還，密白。

太宗太宗戒以勿言，轉三司右尹，監門衛上

護軍。恭讓朝拜鷹揚軍上護軍，兼軍簿判書。

錄回軍功，賜土田。錄券陞開城尹，遷密直副。

使上書曰：從諫如流，人君之德。責難於君，臣

子之恭。昔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古之君臣更相勉勵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鑑
哉近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
八事之弊自責下教求言然其直言極諫者
非一而優遊不斷臣恐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也昔賈誼上書以為有痛哭者一流涕者二
長太息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然紀綱
備舉誼之言尚爾矧當今日可言者多矣臣
以庸劣荷殿下之重息受殿下之厚祿凡所

見聞不以上達是不忠也故以數語不避群
邪切齒陰中禍之敢冒聰聽自甲寅以來忠
臣義士常痛心於偽姓而不敢發辛禍之狂
妄日熾遂有戊辰攻遼之舉諸將伏羲回軍
退辛禍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曹敏
修不顧萬世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
禍子昌則忠臣義士之憤益切深矣及見尹
承順權近賈來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

雖假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
九切臣慨然有拔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
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為恭愍王
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
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折預知
密旨黨附外戚反欲迎禍永絕王氏衆使
聖天子存亡繼絕之息不得行其為逆謀實
金仔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臺
諫交章論執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鑕國

人靡不缺望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殿下之
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奸黨因惡相濟以圖
不軌令尹彛李初流言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之兵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
妨趙胖之還辭證明白何置而不問乎使臣
鄭道傳韓尚質等欽奉
宣諭聖旨曰高麗有多小地方也有賢的也
有愚的自要小見識使那小人來則其為不

軌之迹明矣始謀之黨見矣誠宜命有司推鞠其狀明示重典聞于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宗衍之黨之詐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

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

或有誅之者或有召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

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詐遂行則忠義

社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池

湧竒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
王益富之事也然則湧竒之扶擁益富而潛
圖之迹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其族活湧
竒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
死也為有罪則湧竒之生也何幸歟湧竒之
生也為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竒
之誅得行則殿下享國之未必保也大逆不
忠之黨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所不
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烏得而私之管非成王

之非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昭帝之
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光見
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殿下
不以王法為念帝於姑息之仁臺諫論劾而
反見斥逐群邪保全而反見任用是勸不忠
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也然
則其於皇天眷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
之念何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其臣恐三

韓之人以姻婭之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
臣之所言公則請將安烈宗衍趙裕之黨與
夫湧竒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中外以
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
萬世之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
於殿下冀不獲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
磊磊落落無所回互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
而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蕭韶九成鳳凰

來儀小人陰類唯唯諾諾交亂是非用之則
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
易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
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亂理從容談
笑涵養德性無小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
非禮勿行絕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
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答於天
心天灾消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
風雨時天命益新人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

願殿下深思之熟慮之道傳以罪配羅州閭
力不能救且自上書後怨讎旁興王亦忌之
故稱疾自免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流遠
地尋召拜同知密直司事時右侍中裴克廉
等奉王大妃教將廢王事既定乃白我
太祖太祖怒曰廢之而將立誰耶闈對曰我
等必得明主願勿憂遂廢王王將出闈跪曰
禹玄寶父子謀迎辛禍又黨於金宗行欲危
社稷於是大臣省憲以宗社大誅請罪玄寶

父子上以姻婭之故優遊不斷曾未知五百
年三韓之業在禹氏之生死也昔商王大甲
欲敗度彼敗禮伊尹放之桐宮既而大甲處
仁遷義伊尹迎大甲復紹成湯之業今上若
能遷善改過則不待朝夕而復矣王曰予亦
不欲君爾等也而群臣強立之且予不敏未
諳事機豈無忤群下之情乎因泣下曰禹氏
於我為仇讎矣遂行自此以後入 本朝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知葵事黎明之後母李氏有
娠夢抱蘭盆忽隨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
秀異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年未九歲母
晝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夢蘭也
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年應舉連魁
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閱十
三年從我
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
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即吉夢周於父母

喪獨廬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闔十六年以
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任書至東方者唯
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向者
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昭合諸儒尤
加歎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豎說
無非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
均司藝二十年改大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
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
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般敗漂抵巖島師範

溺死其得免者纒什二夢周濱死乃生割鞞
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厚加息恤遣還辛禍元年拜
右司議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肇興夢周力請于朝首先歸附至是恭
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恟不敢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通來夜故當早詳
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

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事時北元遣使
賜詔權臣李仁任池裔欲復事元議迎其使
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為天下國家者
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疑貳人心之
疑百事之禍也念吾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
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
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
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者六年于茲
矣今上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
路擅殺叛入北元與元氏遺孽誅納瀋王既
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名其罪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然後已也
國家不唯不同金義之罪及使宰相金濟奉
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遠衛三
人張子溫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遠定遠衛
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

臣禮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
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得一飽以迫須臾
之命名為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強
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
其詔加我心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
又何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
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
於四方為臣子者其可忍乎又况
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

氏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
敵無疑也若興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
將何辭以對之乎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
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
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蓋以前日群小之
妄當時穿執恐被其害故欲以絕上國安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
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
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

夏伏惟殿下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傳吳
季南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至

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遠衛
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歛迹遠遁
而國家之福無窮期矣池李深忌之貶沅彥
陽二年許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濱海州郡
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
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衆餓死僅得生還
三年權臣嘆前事舉夢周報聘于霸家臺請

禁賊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
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
詩者援筆立就緇衣空集日擔肩輿請觀奇
勝及歸與九州節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且
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
掠倭人久稱慕不已後聞夢周卒莫不嗟惋
至有齋僧薦福者夢周憫倭賊奴我良家子
弟乃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為
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

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四年拜右散騎
常侍歷典工禮儀典法版圖判書六年從我
太祖擊倭雲峰還拜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
事十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
朝廷多釁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
如約杖旆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
遠地至是當遣使賀

聖節人皆禫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使

陳平仲平使以臧獲數十口賂林堅味遂辭
疾堅味即舉夢周禍召面諭曰通來我國見
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
平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
父之命水火尚不避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
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
聖節纒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
臣恨也禍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

晨夜陪道及節日進表
帝覽表晝日曰有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
日迫乃遣有也南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
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勅禮部優禮
以送遂放還尚載等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
故事每試一場輒考較出場初場不合格者
不得入中場終場亦如之懿妃弟盧龜山童
駭無學中場不入格禍大怒欲罷試李成林

廡興邦等詣龜山父英壽第請使龜山赴終
場英壽辭以不可獨入於是并試不合格者
十數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文允慶本官
官李匡從者竊書其友策夢周黜之知貢舉
廡國寶乃取之崔瑩戲語人曰前月監試學
士尹就棄寒士取昏童致天大電盡殺我麻
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姦耶十二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
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

禍喜甚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
職封永原君與河嶺廩廷秀姜淮伯李崇仁
建議革胡服髻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
昌元年改為藝文館大提學學運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
議使司事戶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
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
教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崇德報功實

國家之令典惟卿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射策
而連捷魁科廬墓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
於內者確守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
有文先王任用而俾掌絲綸後生景慕而如
仰山斗倡鳴瀛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譁論
惟精深得聖賢之奧教誨不倦蔚有人材之
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大振
聖明勃興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慎簡臣
僚舉充書狀航滄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漂

僅脫萬死以旋歸優荷九重之眷願迨玄陵
賓天之後當金義奔胡之初有權臣執狐疑
之心謂庶官憚駿奔之役莫肯遣使於上國
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力言以為
通來交故之相仍蓋具事情而申達苟獲罪
於於天子難追祚於邦家故有使价之行以明臣
子之分願東方之寧謐繇卿輩之謨敵厥後
胡使之來書辭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大小皆

然卒李蔭伯英之徒極陳不可許仁任池裔
之輩未得見容竄逐巖南者數年往還日本
者徑歲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天朝譴責之嚴國步危疑人心洶懼跋履山
川親瞻天日始通王覲之途終減歲貢之額

惟自昔罔愆事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
休粵自甲寅以至己巳不幸有禍昌僭竊之
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實臨於有心事
竟成於有志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評理

尹承順等回自
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
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
卿等定策宣

天子之命稟大妃之言推戴寡躬俾承正統
續十六年既絕之祀延千萬世無疆之休
是整頓紀綱修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
冗官而舉賢良廊廟施為實克君舜民之志

經筵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竒材允協於股肱盛烈難忘於帶礪苟無廢崇之異數何以勸勵於將來是用立圖圖形勒碑紀績追贈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藏獲仍賜白金五十兩厩馬一匹於戲予惟襲艱大之業思免厥愆卿益輸弼亮之誠以永終譽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

是克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
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
空寂滅為崇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繁
英為師故夢周諤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彛
初徽起臺諫論其黨甚力夢周請因封崇四
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周
以為罪狀不白今又徑赦不宜復論刑曹劾
夢周右彛初黨夢周再上牋辭皆不允召夢
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

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
殿事右文館大提學並春秋館事經筵事益
陽郡忠義伯三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知中
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夢周對曰近
代吏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
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即命
李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
韶上書毀佛王怒欲抵以死罪兵曹佐郎鄭
權上疏曰竊聞金韶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

以其破毀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為殿下
惜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謂先
王成憲者不過三綱五常而佛氏皆背之非
毅毀先王成典乃殿下自毀之也願赦毅枉
直之罪代言等畏王怒不敢啓夢周與因列
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
於信近日殿下教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
是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
真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負等上

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
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為斥詆佛氏儒
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况以殿下寬
大之量慕爾狂生所在優容乞霽寬息一皆
原宥示信國人王從之貂等得免又既曰賞
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
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
一國之人心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
交章舉劾以為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

子昌者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
所為內應者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禍父子為非王氏議復王氏
之時謀迎辛禍永他王氏者某人送葬初於
上國請親王動天下者兵某人陰養先王孽
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勤至
今未見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宥無
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以言
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為宜令省憲法司

共議商確將連涉人等徽詞文案更加詳覆
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有可疑宜
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釋徽章既上
殿下坐朝門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冤
抑然後加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
道行矣從之於是省憲刑曹論列五罪曰沮
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曹敏修李穡也與
於金宗衍之謀為內應者朴可興池湧奇李
茂鄭熙啓李彬尹師德陳乙瑞朴歲李沃李

仲華陳元瑞金軾李龜哲也但湧奇葢茂熙
啓彬師德乙瑞元瑞沃仲華等皆不問流貶
又無供辭情在可疑然湧奇葢名在功臣之
列位至將相宜盡心輔佐而多聚軍官使宗
行有所賴欲遂其謀其情難測軾龜哲等依
雖有供辭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迎辛禍永
絕王氏者遼安烈李乙珍李康道元庠李貴
生鄭地禹玄寶禹洪壽王安德禹仁烈及穉
熙啓也大逆安烈雖無供辭既已伏誅然不

籍產舉國缺望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
供辭明白今據乙珍之辭則庚道之與謀亦
無疑矣且以安烈腹心為其都鎮撫豈有安
烈謀事而庚道不知者乎宜與乙珍同處較
問庠貴生知情不首且據李琳父子供辭則
洪壽雖涉迎禍而無供辭其情可疑以鄭地
供辭觀之地之無罪被誣明矣以朴義龍供
辭觀之則稿之謀迎辛禍固可罪也玄寶安
德仁烈熙啓等已皆免職分配于外皆無供

辭故聞其時問事巡軍官皆云玄寶等之與
謀金仔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仔對辯又
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烈則以委官陞巡軍
不明取仔之供辭安德則都也串敗軍後往
見禍於驢興累日之程其間難測又觀李琳
父子供辭則安烈之欲使仁烈安德迎禍明
矣其見於彙初書者邊安烈金宗衍已秋誅
李琳曹敏修病死禹仁烈鄭地李崇仁權近
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種學慶補已

承服李穡陳乙瑞李仁敏韓俊鄭龍仇天富
李大卿皆無供辭其不在彙初書中而見於
洪仁桂供辭者崔公哲已杖死崔七夕安柱
公義郭宣鄭丹鳳曹彥王承貴張忠立已承
服趙卿病死陰養先王孽孫者六池湧奇也
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其罪不可赦也王
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魚大司
憲金湊門下評理柳蔓殊左常侍許應右常
侍全五倫諫議朴子文全伯英獻納權軫正

言柳沂金汝知掌令崔咸金敵持平李元績
李作刑曹判書具成祐摠郎成溥正郎河係
宗佐郎朴猗等議定五罪王曰自寡人即位
以來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然罪狀不白
難可罪之不唯予之軫念臺諫因此或落職
或左遷紛紛不已即今宜以明辨其有罪者
不可以私赦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毋面
從退有後言乃問立昌迎禍之事欲寬李穡
曰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氏問訐於穡而

曹敏修心辛昌外戚為時大將穡實怯懦故
曰父廢子立有國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
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蒞操耳何有罪乎湊
駁曰當殿下龍潛之日穡稱玄陵之後穡
知其王氏非而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成
辛氏為君也成辛氏為君則殿下以辛氏之
臣而篡辛氏之位矣穡為世大儒就斷國論
貪生忘義罪可恕乎當時大將如
諸軍事可不恃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部舍但

唯唯汝知獨希旨曰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
王又欲原禹玄寶朴可興湊又曰殿下似有
私意王勃然变色曰卿以予私耶遂釋穡玄
寶等以無供辭而但有金竹鄭得厚之言也
王命敏修安烈籍其家湧奇可興依舊付處
仁烈安德歲外方滋便餘皆京外滋便初安
德亦在京外滋便中湊曰安德藍浦之役專
軍覆沒其還也必道驪興而謁辛禍議迎立
謂之罪狀未白可乎外方滋便其賜亦大矣

王洪之夢周啓王著令曰今後如有論上項
人等罪者以証告論尋賜夢周安社功臣號
四年夢周取大明律至正條格本朝法令
忝酌剛定撰新律以進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又知趙汝南周鄭
道傳等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
奭朝見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遂敗于海州墜馬
體甚不平夢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嗾臺諫曰

李太舊祖今墮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汝茅然

汝可圖也遂劾汝道傳聞及素所歸心者五

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固請然汝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

邸夢周憂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白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
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為夢周所陷加以惡
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

周詣

太祖邸欲觀交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
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為不知乎
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敢為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
此乃所以為孝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頌白王曰夢周等黨庇
罪人陰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浚
岡等與臺諫辨明於是鞫臺諫沆之并沆其
黨梟夢周首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
害大臣擾亂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
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
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闕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

同升為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
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酬右荅咸適其宜時
俗喪祭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
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叅外吏
番秩卑人為始選用叅官有清望者嚴其黜
陟又以金穀出入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
事多根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入納又內達
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義
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著詩

文豪放峻潔有圃隱集行于世

本朝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
文殿大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
謚文忠子宗誠宗本

列傳卷第三十

高麗史一百十七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金震陽

金震陽字子靜雞林府人性慷慨不群少孤力學恭愍朝登第調藝文檢閱不十年擢歷華要出為西海道按廉有聲績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恭讓時彛初獄起震陽語同僚曰彛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憲司劾以輕

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不叙王止罷
其職起為右散騎常侍尋轉左常侍與右常
侍李擴右司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
弘左正言柳沂等論三司左使趙浚前政堂
文學鄭道傳前密直副使南閭前判書尹紹
宗前判事南在清州牧使趙璞等曰鄭道傳
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杰主無
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趙浚
於一二卿相間偶起讎嫌與道傳同心相扇

變亂賣弄權勢誘脅諸人於是患失乾沒之
輩希旨生事之徒響應而作其中南閭南在
等為扇亂之羽翼尹紹宗趙璞等為造言之
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
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嗟
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
德歲庚午清州大水辛未城市乘槎天災荐
至年穀不登豈非所召也殿下若曰浚為切
臣雖有罪當恕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

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後
不在軍中其叅不其議明矣至已已

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後則却之而言
他賴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
後前不叅謀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
策謂之殿下之功臣可乎後若曰吾嘗無此
言不唯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畏
焉能度哉至哉

開國伯之忠也。過僞朝，捐夏之舉，而活斯民也。如彼拒趙，汲立他之謀，而立殿下也。如此其忠之至，可謂貫乎日月矣。向若行兵萬里，挑戰上國，則斯民之衣倉於斯，含飽鼓腹於斯。域之中，其可得乎？况天子特遣使介，錫以內帑之珍，寵遇世子，序於諸侯之上，又可得乎？若汲也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然則不惟不得為功臣，實為大不忠之臣也。夤緣僥倖，及得功臣之名，齒於功

臣之列寫容垂耀與大功臣無異超資受職
與真功名十倍而榮莫大焉曾不思遷善掩
罪猶復陰與羽翼喙舌之輩無時聚謀豈徒
然哉臣等竊畏必有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
忠之論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也又臣等
聞浚於上前泣血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
寬罪之詐此乃偽悔也殿下天性正直心為
實然臣切恨之浚當姦詐方肆之初天誘其
衷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則其悔也真矣厥

今其同惡唱亂之輩幾乎垂翅而衆怒群猜
極矣安得不如是而危其罪乎此實不得已
而然也非僞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其
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毋恃而早圖
之可也又臣等聞闕嘗陳言曰殿下內多怨
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也且闕於國家別無
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後與
道傳之意曾不感息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
敬之言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姦

惡如此誠可畏哉蓋此人輩厥罪惟均殿下
若因循不斷不惟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
後悔也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也安敢效彼
輩私讎未報勞心忉忉者為哉但以公義如
此事勢如此故不敢不請也此言如歸皇天
上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伏望
殿下收浚園在紹宗璞等職牒切劾鞠問其
罪明正典刑道傳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
既上留中不下震陽之既雖尊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牒憲曰發吏
卒守後闔于家汝讀書不輟曰吾為社稷耳
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闕更請王召侍中
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汝遠地削闔紹
宗在漢職亦流遠地道傳亦在流中而知申
事李唐遺忘不錄震陽等據依申遣人于奉
化執道傳囚于肅州司憲府大司憲姜淮伯
執義鄭熙掌令金叔徐甄持平李作李申又
上疏請汝等罪并劾判典校書事吳思忠罪

與紹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遂流震陽等又
言古人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惡不去
根其惡長後道傳惡之根也周紹宗在瑛養
其根而滋蔓者也昨臣等上章請誅而推道
傳特蒙允許餘止貶外罪同罰異請將汝等
並置極刑王愕然曰我初無誅道傳之語命
移流道傳于光州汝于泥山崗在瑛紹宗思
忠皆聚水原遣巡衛府千戶金龜縣刑曹正
郎李蟠與楊廣道觀察使姜隱同鞫未行我

太祖自海州輿疾夜還于邸鄭夢周李穡禹
玄寶等以謂若劾汝罔置極刑則謀紹宗思
忠之輩不足制也陰誘臺諫連日交章伏閤
廷諍請誅汝通傳等王命先鞫等罔諸人辭
連汝道傳然後可並鞫之及夢周誅我

太宗與

太祖弟和議令

恭靖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
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且曰流之於外可矣

不必問也。翌日兩府詣闕請鞫命。三司判事
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調提金士衡
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移牒為之，非吾等
本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李崇
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
李太祖恃功專擅，今墮馬病篤，宜先翦羽翼。
趙汝等然後可圖也。於是因是宗璠仁、種學與
其弟種善、夢周弟禮甫判書過司宰令蹈及
其黨鄭寓、李堂鞫之，皆服。乃召汝還，思忠在

漢並復職宥通傳闕紹宗沅震陽擴來敢弘
熙敵甄作申崇仁瑚種學種善寓過蹈堂于
遠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
太祖曰予不好殺久矣震陽等承慶周指族
耳豈可濫刑曰然則宜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
免玄寶孫成範淮伯弟淮季皆王愛婿故玄
寶之黨及淮伯皆不吐沂亦以病免又沅屠
及代言李士頴于外

太祖麾下柳曼殊尹席黃希碩等上書請籍
夢周家并治其黨王從之奪震陽擴宗仁湖
種學種善告身臺諫交章曰金震陽輩拍擊
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日其黨非一人
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群疑無
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姦故之生奸邪之作
將不弭矣願殿下令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
究問情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
命更勿鞠訊但據前日獄辭分其輕重以聞

於是杖震陽一百徒流遠地尋卒
姜淮伯 蘇州人父蕃門下贊成事淮伯辛禡
初登第累遷成均祭酒歷密直提學副使簽
書司事賜推忠協輔功臣號恭謹即任以淮
伯趙汝徐鈞衡李至為世子師淮伯以年少
無學固辭陞判密直司事兼吏曹判書上疏
曰吉凶非自外至禍福惟人所召安有憑佛
教信術數以冀福利之理乎佛氏之道清淨

寡欲為第一義若窮竭民力造佛造塔則反
得罪於佛氏而殃禍隨至矣近日演福之役
民有破產失業是乃傷仁政之大端也天時
地利不如人和一治一亂自然之理安有地
氣衰王而國祚有盛衰乎用國以來四百餘
年何嘗巡幸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辛禡信
國識而移都南京矣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
災異之出實惟上天仁愛人君正當恐懼修
省日慎一日檢身節用時使薄歛則上答天

譴下慰民心何必遷都漢陽盡驅農民以供
營繕之役科歛徵發使失耕穫之時以搖邦
本而傷和氣乎宴安邪侈斷喪良心之斤斧
也今殿下於宮中構新亭植花卉以為宴安
之所臣恐侈心自此而生矣又御衣襪令倉
庫買賣供進一匹之緝價或倍蓰謀利之徒
唯取重利乞令倉庫奴隸習織綾緝供以內
用土納之出為交州江陵道都觀察點陟使
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與同列言人事

乖於下天交應於上今星失其躔月有食既
又當農月耕播之時寒冰未解候如隆冬必
有召致不可不慮願殿下恐懼修省明其政
刑恪勤天戒以答天心仍勅京外不急土水
之役一皆停罷以弭惡氣王從之諫官金震
陽等承鄭夢周指嗾劾趙汝汝鄭道傳等罪淮
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汝汝等及夢周誅震陽
等皆杖流淮伯以王壻淮季兄得不坐遂稱
疾辭職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姜淮伯等

羅織無辜欺罔宸聰而殿下命一二大臣窮
問得情震陽鄭熙等十人皆服厥辜遠竄于
外獨淮伯與柳沂苟免在家若不與於其議
者罪同罰異願殿下斷以大義削淮伯沂職
流遠地以正邦憲王不得已從之流淮伯于
晉陽入 本朝為東北面都世間使卒年四
十六子宗德友德進德碩德順德

李詹

李詹洪州人恭愍王幸九齋試經義賜詹等

七人及第授詹藝文檢閱三轉為正言上既
曰史典之法尚矣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
志藏於王室而已及其三史繼作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本朝自統三以來褒貶可記
之事常多史官筆不停書易世而後乃編摩
然其所載只陰晴日歷耳若其先王行事之
跡與夫國家黜陟之典官或失之其故何歟
大抵事之形跡雖已著明已之耳目皆不可
信史臣非不欲見聞於闕下書生辭色拙訥

人亦不以情狀告之故退而瞞不知何事嘉
言善行至於再傳而徇於私見然後掇拾以
為實錄是非混淆世莫能矯是豈獨天地之
罪人抑殿下之罪人也然亦非史臣之罪遠
史臣之過也傳曰君舉必書此言君之言動
左右皆得以書之也伏望殿下親近史臣言
動施為令悉書之又令諸司具事以報而錄
之則記載必不差謬此乃殿下觀感修省之
機也臣又聞古之帝王未有宴安而能致治

者文王不遑暇食宣王常設庭燎二君用心
於民如此其勤故垂統之功莫不緜遠中興
之業益有光明終始成周而為有道之長後
世人主之所當取法也殿下即位之初勵精
圖理御殿聽政自宰相至于群有司咸得進
言各以其職聞奏故民情上達事無壅塞幾
致昇平及其涉歷萬幾自有私見以謂臣下
之言莫能予智賞罰廢置斷自震衷無所咨
諏故國之理亂政之得失庶官無敢言者誠

可歎也願殿下親臨庶政自宰相至于大司
憲六部尚書諫議大夫皆得以言事之得失
則昇平之理庶幾可復若訕較小功糾摘細
過有司之任非殿下所當為也殿下近值冬
雷之變以為此百職懈位政刑不明之應乃
令諸司日書咥目具劄子以聞此誠殿下畏
天勤民之義意也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若殿下昧爽夙興平旦視朝以示百官誰
敢曠官尸祿以自安乎苟不然則必將托以

疾病事故誣殿下者多矣焉能人人而誅之
臣計以為使考功考各司勤怠凡在官者日
出而聚日午而散其有不如法者憲目糾理
伏北殿下法文宣之成憲無安於位無倦于
政以達輿情王從之令每月六衙日六部慶
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侍全羅道都巡問
使李金剛貪財喜酒色奪羅州牧使河乙訖
玉頂兒又漕運後期致漂沒憲府將劾之知
申事廉興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憲府何

能為金剛果以賄免罪後拜四宰諫官不署
告身辛毗謂唐曰何不署金剛告身唐曰何
可署也吾父若祖俱令用正吾得為正言足
矣毗默然後貶知通州事召復為正言辛禡
初陞獻納與正言金伯英上既請誅李仁任
池劾貶知春州事伯英滎州事尋杖流河東
蒙宥從便累厯門下舍人典理摠郎辛昌立
拜司憲執義書唐太宗帝範以進曰王者高
居深宮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有闕而莫

補所以設鞮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終
忠正之說故忠者瀝其心知者盡其策臣無
隔情君無偏照昏主則不然自聖而拒諫故
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肆其荒
暴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至於身亡國
滅豈不悲哉臣嘗得是書而讀之入主飭躬
闡化之道求賢納諫之方去邪誠盈之訓備
載其中臣今承乏言責雖使臣觸冒天威抗
辭極諫豈出於是書之外哉伏惟萬機之暇

幸垂睿覽恭讓即位轉成均大司成改右常
侍經筵誥讀官歷工禮二曹判書尋拜密直
代言時成均博士金韶上書曰人事動於下
則天象應於上災異固不虛生德必未孚於
帝心政必未協於輿望刑賞必戾於正任用
必失其宜寬狎必有可未伸財用必有所妄
費此無他以好恠也好恠則失中失中則不
和此天地之氣所以未順也所謂恠者釋氏
也釋氏潔身亂倫逃入山林此忘一道也然

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曰張皇梵采能厭
妖異而降香絡繹供億浩廣未見天災地垵
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能使人壽而不惜
萬錢得之祝壽未見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
搖引破地獄生衆土然死無復生者其見衆
土與地獄者歟其曰誰地鉗之應置舍利寶
塔以鎮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不知何物
以鎮之而致雍熙之治歟且其法曰禁而相
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然其徒寄

食吾民無所愧恥可笑之甚也嗚呼為此道者閉口居山與禽獸同群然後可也雜處民間毀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所損益之者况此髡世之大恠尤好而不黜之可乎柰何造塔之役農民勞億禪僧之養錢穀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駸駸然入于釋氏棄恒產而背君父矣昔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殫府庫以事浮屠卒之淨居呵呵之聲為千古所笑也我

玄陵師懶翁惑辛毗深尚是教終未獲福此
則殿下所之親見也淫祀又恠之甚者也孔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三代以後正道不
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妖家為巫史
民瀆于祀棄父母之神於草莽而諂事無名
之鬼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使之有心感格
乎如是而欲合帝心弭天災其可得歟故邪
氣凝而陰陽失道夏霜殺草日食星凌風雹
水旱無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風

俗不正而好恠之所致也臣願回天聽驅出
家之輩還歸本業破五教兩宗以補軍營中
外寺社悉屬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七皆分屬
放五現於遠地不令在京都使人人設家廟
以安父母之神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而嚴
立禁令剃髮者殺無赦淫祀者殺無赦議者
謂此二弊根深蒂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興
一新法制豈可因循若能革之克舜之治可
及也若委任微臣不聽讒言聽以便宜痛禁

則不出數年庶乎其盡革也王覽疏不悅會
韶以陵辱長官下巡軍罪當笞王指韶名曰
此人嘗上書詆毀佛法者也欲殺之而不得
罪名虞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
韶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
辭王然之命刑曹按律刑曹以韶罪輕遲留
不決王益怒賴鄭夢周論救只坐陵辱長官
罪一日王御徑造講真觀政要至廣太宗欲
再伐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玄語虞曰我國

自古能守臣節者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而我
遣使往朝至則朝市鞠為茂草使者見而泣
侯景執之以問答曰不如古昔盛時是以泣
侯景義而釋之唐玄宗避祿山之禍西幸蜀
我使至玄宗喜親製詩十韻賜之此皆載在
簡編昭然可觀至若元末北遷上都而奔問
猶謹此臣等所親見也故因守臣節他國莫
及況今堂堂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六曰我

國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守侯度誰敢
侮之王深納其言庶進九規一曰養德三代
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導之教訓傳
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故書曰立大師大傅
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爰理陰陽易曰果
行有德又曰慎言語節飲食蓋事之至近而
所係至重者莫過於飲食言語而已在身為
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
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

凡貨財資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身之道而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後世作事無亦知求理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殿下既以經筵官為師當委以傳保之任凡官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戲言過舉應時諫止隨事箴規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矣二曰慮事臣聞焚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激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動乎其間矣書

曰惟象惟康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象易曰
作事謀始又曰惟象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
事有先後而慮者處事精詳之謂也事物之
來有以應接而於獨知之地尤加省察然後
事得其序物得其和禮樂興焉鬼神感焉不
然則及是矣嗚呼不慮胡獲伊尹告太甲慮
善以動傳說戒高宗今茲小臣所陳亦不為
無據伏惟殿下裁之三曰改過易益卦象曰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人孰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昔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曰
過則勿憚改人主居萬民之上享一國榮之
驕奢適至淫佚易來此或不察必至於過差
矣出一言而大臣不可則當察之委身而順
之若龜勉順之而曰姑且如是事終不有則
是吝之也行一事而省憲不可則當察之捨
已而從之若隱忍從之而曰業已為之不宜
中止則是憚之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
改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子夏曰
小人之過也必文若有一毫吝憚之心必至
文過遂非之地矣伏惟殿下慎其所存而已
四曰敦本天為萬物之本而物以名自有本
論一己則身為理天下之本論五常則孝悌
為行仁之本論為天下國家則誠為九經之
本且民為邦本農為養民之本也有子曰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正謂此耳夫禮失之奢
喪失之易而其本則儉戚而已仁流於姑息

孝敗於狎褻而其本則愛敬而已是故人君
必敦本抑末而後民不偷薄矣恭惟殿下立
法祛弊以布初政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淫祀
獻議且請行三年之喪以敦慎終之義而其
儉戚之風則殊未見之也頃者殿下因徒
之寃滯數布寬息且令中外始置家廟以勸
追遠之道而其愛敬之實則抑未可知也法
制之類此者率多臣竊思之夫上所以使下
者信也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茲國大

妃尚康強無恙殿下誠能夙夜同安以行文
王之孝則民化而敬矣常時供御務令裁損
遂罷無名之費仍停不急之務則寧儉之風
興矣竊惟孝慎之殿遺像儼然陟降左右顧
瞻而興哀則寧戚之化行矣儉戚愛敬乃喪
禮仁孝之本信之一字所以行儉戚愛敬之
本也其法制之未盡行者當躬行以率之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務敦本之教行抑末之令
則浮靡之俗可變而清訛之風可弭也伏惟

殿下留意焉五曰譙己天道虧盈而益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故聖人序卦大有之後受之
以謙古之明君早以自牧虛心受物故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以教國祚之長也不然則
反是矣今殿下每出言必先曰予不敏且不
讀書不更事何足以知之臣愚以為是乃自
知明而無矜己誇人之失也人亦孰不樂告
以善哉一言可以興邦是心足以王矣臣猶
記在去歲朝為正言以臨報平近史官具疏

以聞時方興土木役民於影殿故既未拆而
臆以為必是事也怒氣甚盛及拆而視之乃
他事也則及曰吾固知豎儒淺近言耳當時
雖勉強從之遂料物情而不中不嗜善言而
自足是乃驕吝之心也臣願殿下秉心無驕
行己謙抑終始不渝則謙而又謙自不知其
入於道矣六曰施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所得以生者也論其體則五帝之於論其
用則愛之理論其施之之方則自親親而仁

民而愛物自有等殺不可混施也殿下常有
謂予之過固在於仁慈臣愚以為此誠天地
生物之心生民永賴之本非過失也但有優
遊與果斷之異耳譬之仁慈路頭也優遊果
斷二岐也後仁慈而出於果斷則應機酬酌
事無執迷之感矣入於優遊則臨事罔知所
措終為倒行逆施之舉矣殿下既有仁慈之
美意當兼行制事之義節文之禮是非之智
一日萬機惟斷乃成則民安物阜開壽域於

四方矣昔帝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
姓以敘時雍是乃施仁之序也齊宣王功不
至於百姓而不忍過堂之一半是乃仁之失
序也大木已失豈可謂之仁哉伏惟殿下法
帝克而戒齊宣捨優遊而取果斷施仁之序
不紊慈仁之路不差可以入德矣七曰比類
臣竊見殿下嘗有意於貞觀之理讀政要者
于今二年矣凡物必有其類比而同之則未
有大相遠者竊惟太宗之為燉煌公即殿下

之為定昌君時也貞觀元年即殿下即位之
始年也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即殿下之仁慈
也上畏皇天下憚群臣即殿下之謙己也引
諸學士講論文籍即殿下之徑造也吞蝗數
枚即殿下之憂旱也樂聞諫諍即殿下之求
言也群臣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之如玄齡者
有之轉籌帷幄坐安社稷如如晦者有之處
繁理劇如戴胄者有之以諫諍為己任如魏
徵者有之激濁揚清嫉惡如讎如王珣者有

之矣然太宗自武德以前徑略四方戰勝攻
取則與殿下潛邸時異矣除隋之亂草創唐
室則與殿下一姓再興異矣貞觀中終歲斷
死刑纔二十九人則今日之罹刑者多矣弘
文之講論或至夜分而今日之經造或作或
撤矣殿下之謙已果以未副天意人望為念
乎殿下之憂旱果能如惡物之成疾乎太宗
末年諫者頗有忤旨殿下之求言果不如是
乎群臣之陳事千里如對面語果如玄齡乎

勸行仁義綽有成效果如魏徵乎犯顏執諫
果如戴胄乎一言而感人主果如王珪乎今
既比類而同之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太宗
末年魏徵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
十條今日即貞觀之初也今日以後即不克
終之幾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終有伏惟殿
下自謂與太宗孰愈以太宗之英明而魏徵之
說如是之切也臣竊比焉伏惟殿下裁之八
曰明政賞罰國之大柄也賞當功則千萬人

勸罰當罪則千萬。懼苟或僭濫人民無所措
手足矣。古先哲王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與
衆共之。故賞者不德君罰者不怨上以其功
罪之攸當也。後世公道日昧為善者不必蒙
賞為惡者不必獲戾混於所施交亂是非良
可歎已。伏惟殿下鑑古今之得失秉心平直
如持權衡無有此佞彼昂之殊則賞之者如
庶草之遇陽春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罰
之者如衆卉之值秋霜自凋自瘁而去。天幽

嘿也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罰之
柄付之人君為人君者代天而行耳今殿下
之賞善罰惡未盡出於天道之無為抑有說
乎今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可東可西臣
竊以為甚無謂也此必求售其所欲者說淵
大以瞞人耳夫天下之理公私而已耳天下
之道善惡而已耳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蕕
冰炭之相及也泛指而通稱之可乎有議人
者曰某人雖有某功可賞然有某罪可罰也

則人主罔知所施若其功輕罪重罰之可也
罪輕功重賞之可也功罪相等較其錙銖斷
之可也殿下當於賞善罰惡之時心無二致
務要果斷則可東可西之說自不行矣伏惟
殿下防其害源用其利本顯罰以威之明賞
以化之則威立而惡者懼化行而善者勸矣
九曰保業國家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
要在夙夜兢惕修德行仁以保先王之業而
已夫保業之術無他如守巨室今人有巨室

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固其
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樑厚其茨蓋高其垣
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
之日省而月視歆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雖
千百年無頽毀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
者柱石也大臣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
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
朝念而夕思也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
不隳之心逸欲敗之以譏諂則世世相承無

有窮期若逸強以隨之謬謂以敗之則神怒
民怨遂至顛沛而不振矣臣不敢遠引古昔
請以偽朝之事言之偽辛以猜忍狂暴之資
當王民不吊之時竊我重器恣行無度又不
量力出師無名至使生靈斃於大國罪盈惡積
以底滅亡向使偽辛小心恭己謹守法度而
不借大臣回軍之力定策之功則天命未可
知也殷下今日亦未可期也之詩曰殷鑑不
遠在夏后之世伏惟殿下遵聖祖之成憲戒

偽朝之覆轍以保中興之業以固後世之基
則人遁順於下而天交弭於上矣陞知申事
以事流于桂城未幾釋之任便居住自此以
後入本朝
成石璘字自修昌寧縣人父汝完昌寧府院
君石璘恭愍朝登第選補史館累遷典醫汪
簿王見而器之命為劄子房必周赤厯典理
佐郎典校副令王曰石璘善書且諳鍊陞為

知印遷典理摠郎不阿付辛晚晚惡之譖于
王出為海州牧使召還為成均司成擢密直
代言陞知申事辛禍初拜密直提學倭寇大
至入昇天府石璘為助戰元帥隸元帥楊伯
淵將戰諸將欲退度橋石璘曰若度橋人心
貳矣安能力戰不若背橋而戰諸將從之入
皆殊死戰賊果敗賜輸誠佐理功臣號進同
知司事伯淵之徽起辭連石璘杖百七配成
安成卒蒙宥從便封昌原君賜諡誠翊祚佐

理功臣號拜政堂文學出為揚廣道都觀察
使時適饑荒石璘請置州郡義倉從之仍令
諸道皆置義倉召拜門下評理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俄兼司憲府大司憲典因
僚上疏曰僞主所除官爵不可混於聖朝請
皆收奪其以軍功都目除拜者吏兵勇覈其
真僞移牒高瑞司俟其改授方許帶銜雖素
負名望衆所信服者亦令臺省具聞改授其
有冒妄者痛行糾理並以詐僞論王難之下

都堂議又上疏曰臺諫職專諫諍宜近禁中
今在疏外事無大小必具疏聞不唯煩冗下
情亦不能盡達殿下即位之初充宜用廣聰明
豈可深居安逸以虧中興之業願自今事有
可言者使得面啓其大者只令疏聞從之賜
中興功臣錄券封昌城郡忠義君下教褒美
曰卿端慤之資慷慨之志早通鄙魯之書遠
縉鍾王之筆荷玄陵簡注之深將為大用以
逆眈忌憚之甚遂致左遷不阿世而取容唯

樂天而知命嘗被憲司之薦乃有觀察之行
予在潜邸悉聞高風辛褻盜據王位既流毒
于生靈又得罪於上國守門下侍中

李

太
祖
舊
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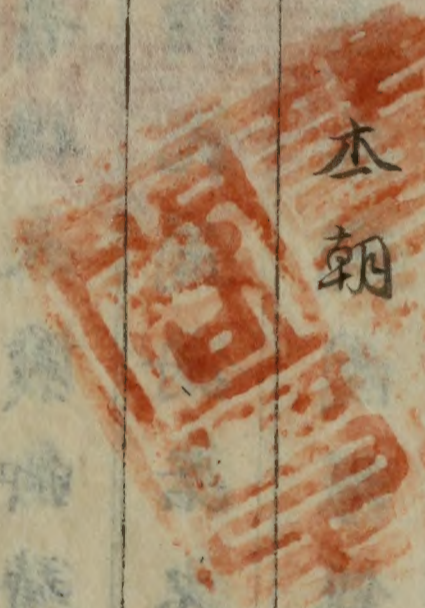
首倡大義卿贊佐決策推戴寡躬載

惟功烈增光簡冊若不應嘉何以勸勵爰命

勒碑紀德立閣圖形錫之土田副以臧獲後

昆紱忠義之號永世蒙赦宥之恩仍賜白金
五十兩廐馬一匹卿其膺此異數諒我至懷
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遷三司左使請減

宦官祿王止罷月俸尋以疾辭不允加賜定
祚切臣號轉藝文館大提學拜門下贊成事
以李穡禹玄寶之黨與弟石瑤流于外自此
以後入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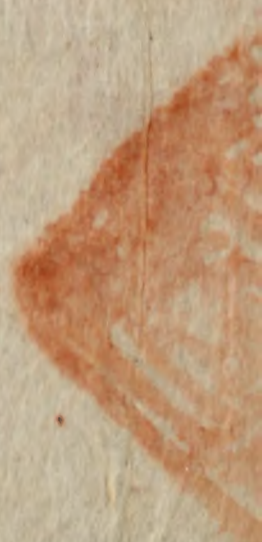
信
信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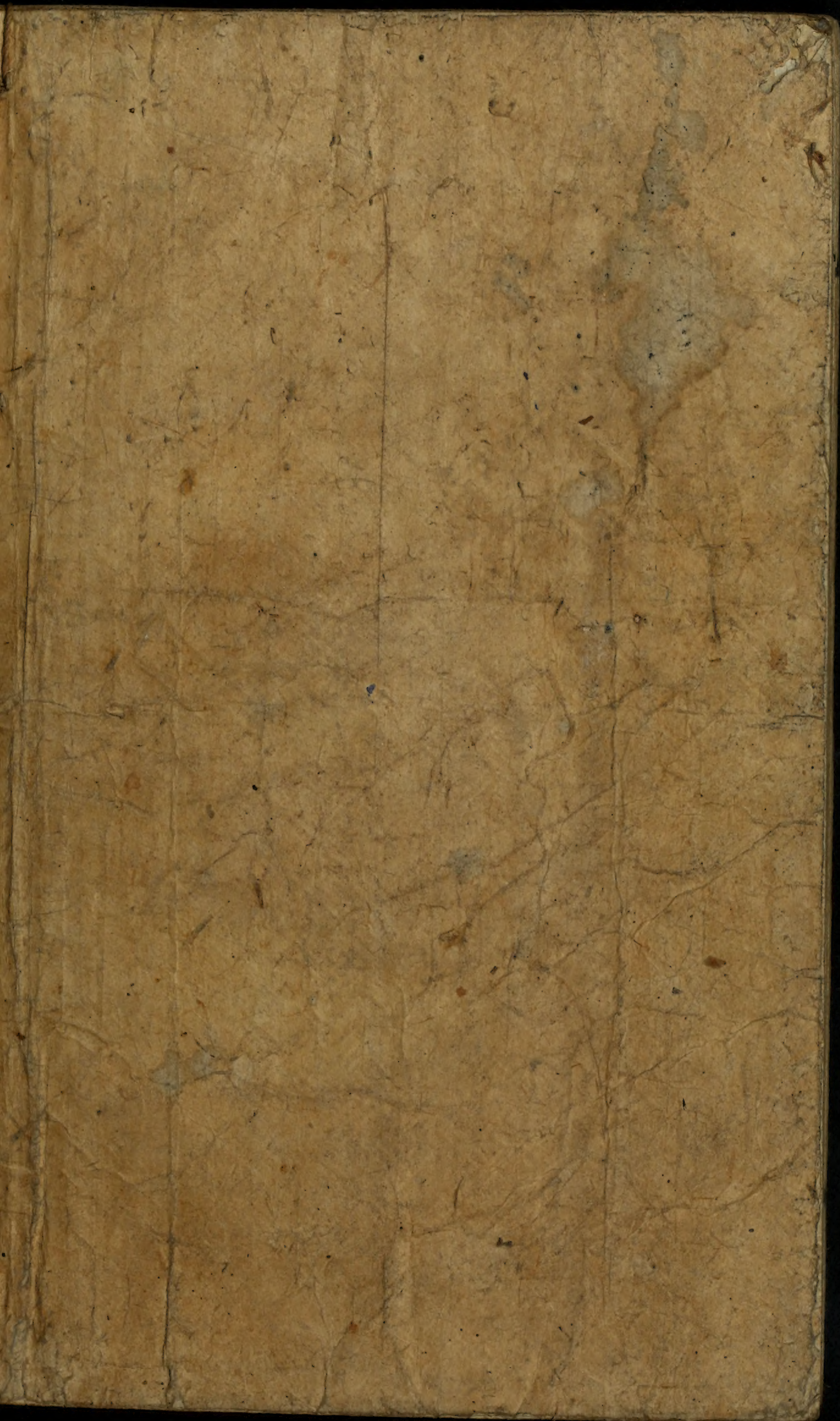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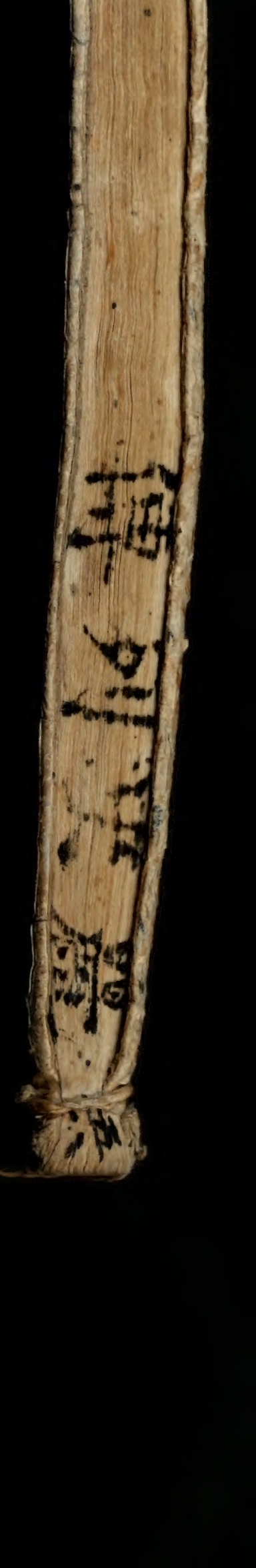
信

信

信







佛經

卷之

佛經

卷之